

诗之本色 词之当行

——杜甫绝句和秦观俗词之比较研究

贺 灵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 杜甫和秦观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杜甫绝句和秦观俗词在创作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都善于将方言俗语巧妙地化入诗、入词。杜甫、秦观都注重对诗、词的改造,秦词对杜诗的律化、议论、铺叙等创作手法有所借鉴和发展。

关键词 杜甫 秦观 本色 当行

文章编号:1009—0673(2011)01—0049—04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The trues of Poems and the reelity of words

—— the study of Du Fu's Jue Ju and Qin Guan's words on comparison

HE Ling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562400, China)

Abstract: Du fu and Qin guan were born in different ages, but the rhyme of Du fu and the words of Qin guan were common in creation a lot, such as they were good at making dialect into poems and words cleverly. Du fu and Qin guan payed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ems and words. The words of Qin guan were effective to the poems of Du fu by the way of creation, such as being fluented, arguing and pu xu etc.

Key word: Du Fu; Qin Guan ;ruse ;reality

杜甫,唐代大诗人。秦观,宋代著名词人。唐·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陈寅恪先生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1]秦观词远绍南唐,近承晏(晏殊)、柳(柳永),下开美成(周邦彦)。清·胡薇元称其为“词家正音。”^[2]秦观对杜甫有很高的评价。秦观《论韩愈》:“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

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总家之长,杜氏也不能独至于斯也。”笔者将二人相提并论,似有失偏颇,但杜甫绝句和秦观俗词在许多方面确有相似之处。

一、杜甫绝句和秦观俗词之简单概况

据清·钱谦益《钱注杜诗》^[3]统计,杜甫今存诗歌1458首,其中近体诗1054首,古体诗404首。又据夏承焘先生《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4]统计,

收稿日期:2010—11—10

作者简介:贺灵(1978—),男(布依族),贵州兴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在职硕士研究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公共事业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杜甫绝句今存五言 32 首,七言 106 首,共 138 首,占其全部近体诗的 13%。在这 138 首绝句中,除 4 首存疑待考外^①,所有五、七律共 134 首。依内容考其作年,皆为其 48 岁入蜀后作,占杜甫全部绝句的 97%。可以说诗人生命的最后 11 年是他绝句创作的高峰期,特别是他居住在成都草堂时期。

据徐培均先生《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5]统计,秦观今存词 83 首(含存疑之作),其中以爱情题材和贬谪生活为主的,约占其词的 1/2。俗词约 17 首,占其词的 21%。

二、杜甫、秦观都善于将方言俗语巧妙地化入诗、入词

杜甫绝句和秦观俗词都感情真挚、语言朴素,不避方言俗语,颇具民歌风味,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

杜甫绝句主要有三类:日常应用文、论诗之作以及他民歌式的作品。从时间上看,杜甫绝句创作的高峰主要在成都草堂时期。这时期,他生活较安定,心情较愉快,加上对诗歌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转益多师,他的绝句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杜甫绝句的语言以质朴见长,在创作上明显受到当地流行的、较为清新活泼的民歌,特别是原本为山地民歌的“竹枝词”的影响。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二):“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所谓“竹枝”,也即“巴渝曲”。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绝句这种文学体裁源出于民间歌谣。”^[6]如此言,杜甫绝句本身就出于民间。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三年、上元元年庚子(公元 760 年)杜甫卜居成都草堂时。“娘”或“娘子”是唐代对妇女的美称。首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山歌中就常用人名入歌,且山歌多七言四句,仿若唐人七绝。由此可证杜甫绝句深受西南民歌,特别是四川民歌的影响。《三绝句》:“食人更肯留妻子!”“更肯”等,据考证,皆唐时蜀中口语。事实上,前人对杜甫绝句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多有论及。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

《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径蹊。”再如《春水生二绝》,罗大经《鹤林玉露》:“少陵诗有全篇用常俗语,而不害其为超脱,此章是也。”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称杜甫:“用俗字更可映带益妍耳。”

词起源于民间,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兴起的一种音乐文艺。秦观早期的词“盛行于淮楚”,流播于青帘红袖间,跟柳永俗词相似,如《满庭芳·山抹微云》。苏轼就曾将秦观和柳永比较:“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6]《人间词话》:“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7]可见秦学柳而又有所超越。其次,秦观俗词还受到民间歌唱艺术,特别是汴京勾栏瓦肆艺人歌者的影响。如《满园花·一向沈吟久》:“一向沈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撺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僂傴。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李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词约作于宋元祐五年至八年(公元 1090—1093 年)词人供职于秘书省期间。此词全篇采用宋时方言俗语,似元杂剧口吻,明显有汴京勾栏瓦肆艺人歌者的痕迹。再则,秦观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方言入词,甚至因为他硬用高邮方言而晦涩难解。明·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三:“语不经,却津津然。方言硬用之,即累正气。”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一:“鄙语不经之谈,偏饶雅韵。”“撺就”、“见底”、“僂傴”、“罗皂”等皆宋时方言。《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撺就,犹‘迁就’或‘温存’也。”卷一:“底,犹‘何’也;‘甚’也。”卷五:“僂傴,犹云‘怏气’或‘骂詈’也。”^[8]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可见,杜甫和秦观都善于将方言俗语巧妙地化入诗、入词,使自己的绝句和俗词形象生动,语言朴素自然,洋溢着浓郁清新的泥土气息。

三、杜甫、秦观都注重对诗、词的改造

唐诗讲究音韵和谐,唐人绝句往往要被诸管弦。而杜甫的有些绝句不协音律,后世学者对此多有微词。事实上,正是杜甫绝句的不协音律,体现了诗人对绝句的改造。

首先,杜甫的绝句常用双声、叠韵词,特别是叠字、叠词等,构成语言的回环之美。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

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此诗中，“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转。“恰恰”为拟声词，形容娇莺的叫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听觉美。“时时”、“恰恰”为叠字，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

其次，杜甫以律诗的创作手法作绝句，是他对唐诗的重要改造。如《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诗对仗工整，韵律和谐，动静结合，远近分明，色彩相映成趣，构成一幅自然、清新、色彩明丽的春景图，读来令人心旷神怡。《绝句四首》其一、其二、其四和《绝句二首》之《迟日江山丽》、《江碧鸟逾白》皆如此。

再次，杜甫还将拗句和律句组合成绝句。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其五，《夔州歌十绝句》其一等，上联是拗句，下联是律句。

杜甫对绝句的改造还体现在内容上。唐人绝句往往重主观抒情而轻客观事物的描写，题材的表现范围较狭窄，而杜甫绝句既重主观抒情又重对客观事物的描写，题材范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开创了以绝句写时事、风土人情等的先河，是“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晚唐以后的诗人影响较大。在他的绝句中，我们领略到了蜀中的风土人情，如《夔州歌十绝句》，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如《三绝句》等。此外，杜甫还将绝句作为日常应用文来写，并开论诗绝句之先河，所有这些都是杜甫对绝句的改造，不一一列举。

语工而入律是秦观对俗词的改造。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新诗体，协音律本是词的基本要求。词发展到秦观那个年代，词在乐律配合上渐不如前那样考究。苏轼因不满柳永词的囿于风花雪月，有意打破诗词界限，提出“以诗为词”，黄庭坚等人步其后尘。而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则不然，他严守词的格律，甚至还自度曲。《避暑录话》卷三评秦观词“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纵观秦词，往往“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9]其词平仄协调，音调和谐，韵味醇厚，节奏鲜明，旋律优美。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此词充分注意了平仄的相间和相对，又仿佛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无穷。《人间词话》：“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又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8]就此词来看，其词上、下片结构基本相同，但情感却有着明显的变化。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此首写羁旅，哀怨欲绝。起写旅途景色，已有归路茫然之感。‘可堪’两句，景中见情，精深高妙。所处境‘孤馆’所感者‘春寒’，所闻者‘杜鹃’，所见者‘斜阳’，有一于此，已令人生愁，框并集一时乎！不言愁而愁自难堪矣。”^[10]

俗而不淫，是秦观俗词的又一贡献。柳永词承袭晚唐五代词，特别是《花间词》的倚红偎翠，在他的词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有大量浮艳卑俗，甚至淫俗的作品。同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也创作了大量俗词，清·彭孙遹《金粟词话》认为他的词“鄙俗不可读！”只有秦观，他的俗词通俗而不低俗，只是在词中运用民间口语俗语入词，词中鲜有对勾栏瓦肆中青楼女子低俗的描写。

四、秦词对杜诗的律化、议论、铺叙等创作手法有所借鉴和发展

杜甫《寄沈八丈》：“诗律群公问。”《桥陵诗》：“遣词必中律。”《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晚节渐于诗律细。”等诗体现了杜甫对诗律的刻意追求。杜律浑融流转，对仗工整，注重锤炼而又仿佛无迹可寻。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对五律的表现力、七律和排律的成熟，七言拗体的创造都作出了贡献。如前所述，语工而入律是秦观词的特点。他严守词的格律，甚至还自度曲。清人陈锐《抱碧斋词话》：“词源于诗而流为曲，如柳三变，纯乎其为词也。”如前所述，秦学柳而又有所超越。从诗词同源的角度看，秦观词律应该受到杜律的影响。

杜甫绝句长于议论，前人多有论及。“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抒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11]在杜甫绝句中，以议论为主的篇章，比比皆是。如《解闷二十

首》、《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八阵图》、《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戏为六绝句》等完全以议论成篇,虽乏韵致,却独开胜境,言有尽而意无穷。古人忌以议论入词,而秦观却别开蹊径,以议论入词,并巧妙地将说理、抒情和议论融于一炉。如《鹊桥仙·纤云弄巧》就一反传统文学在歌咏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时会少离多的主题,在词中引发议论,并生发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一个颇具哲理意味的命题,从而使这首词成为同类题材中的绝响。

杜诗长于铺叙,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诗)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或数百。”杜甫绝句长于铺叙,主要体现在创作联章体,即采用组诗的形式,一题多篇。杜甫现存138首绝句,联章体共106首。其中在31首五绝中,有23首联章体;107首七绝中,有83首联章体。如《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戏为六绝句》、《绝句漫兴九首》等。在词中大量运用铺叙手法,始于柳永。沿着柳永开辟的道路,秦观运用铺叙手法创作了大量的慢词,如《踏莎行·雾失楼台》等。同时,秦观还运用诗、词合体联章的形式进行创作,如《调笑令》(诗并序)十首,就是词中诗、词合体联章的典范。铺叙手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领域,从真正意义上打破了宋初小令一统词坛的局面。

事实上,杜甫对秦观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笔者只略举一二,以管窥豹。

注释:

①夏承焘先生认为《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

蓬》约作于天宝四年(745)秋诗人游齐鲁时,其余《江南赠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少年行·马上谁家薄媚郎》、《少年行·自笑田家老瓦盆》作年、作地存疑。

参考文献:

- [1]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A].刘桂生、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 [2]清·胡薇元.岁寒居词话[M].玉津阁刻本,1920.
- [3]清·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夏承焘.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A].大家国学·夏承焘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5]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6]宋·叶梦得.避暑录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清·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清·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M].上海:上海扫叶山房,1934.
- [10]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1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陈朝阳